

海

派

名

家

名

作

赏

析



◎ 徐 訇 名作

赌窟里的花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海派名家名作赏析

徐 迂 名 作

赌桌上的灵魂



李山
子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派名家名作赏析:徐訏卷/齐之编. —北京:

中国华侨出版社,1996 ISBN 7—80120—107—8

I. 海… II. 齐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 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2344 号

● **海派名家名作赏析**

徐訏名作——赌窟里的花魂

编 者/齐 之

责任编辑/江淑娟

装帧设计/李志国

版式设计/林 达

责任校对/雷一平

经 销/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/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开 本/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/13.625 字数/294 千

版 次/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邮政编码:100028

ISBN 7—80120—107—8/G·6

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

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

定价:20.40 元

《海派名家名作赏析》总序

吴福辉

即便是十年前，如果设想编这样一套海派书籍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时代变化之大常使人咋舌，或令我辈脚步踉跄。记得我在1989年发表《为海派文学正名》一文时，应者寥寥，不免深感寂寞。没想到时至今日，海派渐渐走运，从各种作品选，到研究专文专著，到赏析书籍，居然纷纷登台；海派的概念也慢慢地约定俗成，不再指向民国通俗文学，不再指向鸳鸯蝴蝶派，而是归入了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范畴。这点变化，标志着海派已然得到社会的公认。

海派像是一个幽灵，长期在中国东南一角游荡。它的遭贬斥，也是情理中的事，并不奇怪。从乡村中国的立场看去，发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海派文化、海派文学，它身上的洋味、金钱铜臭味、脂粉味，没有一样不是怪异的。而且，从事这种文学的人多半不革命，就是革过一段命也中途放弃然后下“海”了。给人的印象，海派作家西装革履，油头粉面，皆洋场恶少类型，洪洞县里无好人。可以说，历史上海派的评价之低，自有其原因。如果从反省的角度来思考，我们从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，重视过许多东西，比如重视对社会变革的反映，重视表现人

民的疾苦，但忽视现代性。好像现代性只是为富人服务的，与人民群众无涉。我们要从现代性上为海派正名，而只有正名才能正视海派。

那么，自历史地表浮现出来的海派，现在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。它虽然从来就不占主流位置，只是一种边缘文学，亚文化、次文化，但其涵括面从诞生之日起便是极宽深的。关于文学现代质的各个方面，诸如文学与市场，文学与商业文化，文学的现代传播，同城市化的关系，同作家职业化的关系，与外国文学包括与现代派文学的关联，与传统的关联，突破和继承，开放和规范，同中国南北文化的排斥和融合等等，它都有表现。总之，海派似乎在边缘地位逡巡，却想着未来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开始关心的许多问题，大概在多年前已经在海派那里“演习”了一回，而留下印迹。从这个价值层面上说，对海派的探究是极具当代意义的！

读者完全可以根据本丛书的选文及赏析介绍，来体会海派的文学精神。这里所选的作家偏重小说家，虽然这些年海派小品文作家也在被挖掘，究竟小说是海派的重镇，它所能反映的海派风格已够详尽：第一，是将现代都市文明真正摄入审美视野。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城市不再仅仅是地狱，是受批判的对象，是丑的，同时也发散出眩目的美丽。海派具有了纯都市意识，了解都市人的生存处境和人性的表现，它确定了早期都市人的旅居者身分，它拉开了男女社交公开的帷幕，显示两性自由度增加后人的复归和扭曲。海派不避物欲，表现出作为市民文化的物质，生命的愉悦与生命的苍凉同在，于是，世俗人生才得到审美的体认。第二，这是商业的文学。它自觉地迎合读书市场，讲求文化消费的娱乐性。它叙述的海上传奇，大大解放了

传统读者的趣味。它注重文学的当下流行，在畅销中寻找大众的定位。第三，海派代表了一种新兴的文化。它的开放姿态使其总是大胆地实验，注重创新。配合社会的进步它有敏感的触角，对文学形式有不断探索的动力，突破以往，求新求变，哪怕走过了头也无所顾忌。

但是，为海派正名不等于将一切“反”的都说成“正”的。我们要给海派以它应得的地位。因了海派与市场的结合，它是唯实唯利的。人类到现在为止，并不知道把“真”与“梦”结合的文学，能如何地面对现世的功利，海派也只是困惑着。现代文明是种进步，却不是十全十美，所谓文明的流行病几乎和文明同行：物质的富足催生了放浪形骸的享乐主义，理想的危机造成人的失落。海派有低级的小报文化，也有前沿的先锋状态，它是善恶美丑同一的。只要我们放弃两极对立的简单评价尺度，换一副实事求是的宽大眼光，就能较好地看清我们的世界，也就能比前看明白这个貌似复杂多样的海派。

这套书由王培元先生执编。他是现代文学专业出身，做研究的认真和当编辑的水平之高，一向是我信服的。每书的编著者我也熟悉，均属行家里手。此书总序的写作本应由金宏达先生来担任，承他的谦虚，方由我来代庖。赏析将带来普及，我愿海派文学随着此书走向大众——它本是上一代市民大众的产物，现在如被新一代市民读者接受，它就算打回老家了，不亦乐乎？是为序。

1997年1月31日于东土城东窗下

徐 讷 简 介

徐 讷 （1908—1980）1908 年生于浙江慈溪，1931 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研修了两年心理学。此后，前往上海，先后担任过《人间世》、《天地人》、《热风》等刊物的编辑。1936 年徐讷赴法留学，获博士学位。第二年，“七七事变”发生，徐讷匆匆回国，初居上海，后辗转至重庆，任教于中央大学师院国文系。1944 年任《扫荡报》驻华盛顿特派员，日本投降后归国，1950 年到香港，先后在新亚书院、浸会学院等任教并从事创作，1980 年病逝。

徐讷的创作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，即大陆时期和居港时期。在前一时期里，他已创作了《鬼恋》、《吉普赛的诱惑》、《荒谬的英法海峡》、《精神病患者的悲歌》、《风萧萧》等作品。《鬼恋》是其成名作，创作于留法期间，发表在 1937 年的《宇宙风》上。《风萧萧》则是徐讷大陆时期的代表作，完成于 1944 年，此书长达四十多万字，曾风靡大后方，据有人回忆，作品在《扫荡报》连载时，“重庆渡江轮上，几乎人手一张”。在港的三十年间，徐讷又创作了大量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剧本、杂文等。其中，有短篇小说集《杀机》、《结局》、《传统》、《花束》、《鸟语》、《灯》；有中长篇小说《江湖行》、《炉火》、《期待》、《彼岸》、《有后》、《百灵树》、《痴心井》、《盲恋》等；有诗集

《进香集》、《灯笼集》、《轮回》、《时间的去处》；有散文集《海外的情调》、《蛇衣集》；有小说戏剧集《灵的课题》等。《江湖行》是徐訏此期的代表作，共六十万字，作品架构宏伟，人物繁多，涉及了不同的生活面。

徐訏早期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，《郭庆记》、《禁果》中都有所反映。赴法后，他的思想发生巨大转折，创作上回避现实斗争，热衷于表现人性和爱。居港期间的作品，不论取材于大陆生活或取材于香港的现实生活，都从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侧面，触及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问题，表现了作者对不幸者的同情、对人情势利的感叹。综观徐訏的小说，大多涉及凡人、凡事，恋爱婚姻是他创作的基石，人性和爱是他最爱表现的主题。他的作品，人物怪异，情节曲折，心理刻画细腻、深邃，刘以鬯说：“读徐訏的小说，即使惊诧于色彩的艳丽，也会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。”（《50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》）

有资料显示，徐訏毕生创作近二千万言，出版各类文学作品60余种，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《徐訏全集》有18卷之多。香港文学批评家璧华说：“在海外的中国作家群中，不论就作品的数量和素质而言，我认为徐訏是最杰出的一个。这是因为他能够始终如一的忠于文艺，把整个生命投入艺术创造之中。”（《徐訏选集·前言》）这是对徐訏的中肯而恰当的评价。

目 录

鬼 恋	(1)
阿剌伯海的女神	(63)
赌窟里的花魂	(95)
舞 女	(123)
百灵树	(161)
花 神	(186)
园 内	(218)
离 魂	(248)
巫兰的噩梦	(279)
痴心井	(347)

鬼 恋

说起来该是十年前了，有一天，我去访一个新从欧洲回来的朋友，他从埃及带来一些纸烟，有一种很名贵的我在中国从未听见过的叫做 Era，我个人觉得比平常我们吸到的埃及烟要淡醇而迷人，他看我喜欢，于是就送我两匣。记得那天晚上我请他在一家京菜馆吃饭，我们大家喝了点酒，饭后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里闲谈，一直到三更时分才分手。

那是一个冬夜，天气虽然冷，但并没有风，马路上人很少，空气似乎很清新，更显得月光的凄艳清绝，我因为坐得太久，又贪恋这一份月色，所以就缓步走着。心里感到非常舒适的时候，忽然想吸一支我衣袋里他送我的纸烟，但身边没有带火，附近也没有什么可以借火的地方与路人，一直到山西路口，才寻到那路上有一家卖雪茄纸烟与烟具的商店，我就拐弯撞了进去。大概那商店的职员已经散工了，里面只有一个掌柜的在柜上算帐，一个学徒在收拾零星的东西，自然更没有别的主顾。

但当我买好洋火，正在柜上取火点烟的时候，后面忽然进来一个人，是女子的声音：

“你们有 Era 么？”

“Era？”掌柜这样反问的时候，我的烟已着在我的嘴

上，所以也很自然的回过头去。

是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，有一个美好的身材，非常奇怪，那副洁净的有明显线条美的脸庞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虽然我想不出到底是哪里。她正同掌柜对话：

“你们也没有这种烟么？”

“没有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。”

这时候，我已经走出了店门，心里想着事情有点巧，怎么她竟会要买这Era的烟呢？还有那副无比洁净的脸庞，到底我在哪里见过的呢？为什么这样晚还在这里买烟？我想着想着已经转出南京路了。突然在转角的地方有一个黑影拦住了我的去路，问：

“人，请告诉我去斜土路的方向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愣了。一种无比锐利的眼光射在我的脸上，等我的回答。我一时竟回答不出，待我有余地将眼光向她细认时，我意识到就是刚才在店里想买Era的女子。

她怎么会在我的面前呢？我想。但随即自己解答了，这要不是我不自觉的为想着问题走慢了，而没有注意她越过我，就是她故意走快点避开我的注意而越过我的。

“斜土路，我说的是斜土路。”

月光下，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，脸凄白得像雪，没有一点血色，是凄艳的月色把她染成这样，还是纯黑的打扮把她衬成这样，我可不得而知了。忽然我注意到她衣服太薄，像是单的，大衣也没有皮，而且丝袜、高跟鞋，那么难道这脸是冻白的。我想看她的指甲，但她正带着纯白的手套。

“人，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”脸一百廿分庄重，可是有一百三十分的美。这使我想起霞飞路上不知哪一段的一个样窗里，一个半身银色立体形的女子模型来。我恍惚悟

到刚才在烟店里那份似曾相识的感觉之来源。这脸庞之美好，就在线条的明显，与图案意味的浓厚，没有一点俗气，也没有一点市井的派头。这样一想，反觉得我刚才“似曾相识”的感觉是很可笑的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不愿别人问你的路么？”

她锋利的视线仍旧逼着我的面孔，使我从浪漫的思维上严肃起来。我说：

“我在想，想这实在有点奇怪，问路的人竟不叫别人‘先生’或‘长者’而单声地叫一声‘人’，难道你是神或者是上帝么？”我心里觉得她的美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无意识地说出这“神”字，但是我随即用平常的微笑冲淡了那责问的空气。

“我不是神，可是我是鬼。”她的脸冷艳得像久埋在冰山中心的白玉，声音我可想不出用什么来形容，如果说在静极的深谷中，有冰坠子在山崖上溶化下来，一滴一滴的滴到平静池面上的声音来象征她的清越，那么该用什么来象征她严肃与敏利呢？

“是鬼？”我笑了，心里想：“南京路上会见鬼！”

“是的，我是鬼！”

“一个女鬼在南京路上走，到烟店里买名贵的埃及烟，向一个不信鬼的人问路？”

我笑了，背靠在墙上，手放在大衣袋里。

“你不相信鬼？”

“还没有相信过，这是真的；但假如有一天相信，也不会在上海南京路上，也决不会对一个在烟店里想买 Era 烟，又胆敢向一个男子问路的美女来相信。”

“那么你怕鬼么？”

“我还没有相信世上有鬼这样的东西，怎么谈得到怕？”

“那么你敢陪我到斜土路么？”

“你想激我陪你去斜土路么？”

“为什么说我激你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说愿意不愿意，而说敢不敢呢？”

“那么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好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去斜土路，这样晚？”

“因为到了斜土路，我就认识我的归路。”

这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并肩走起来。我说：

“那么你是怎么来的呢？”

“走着走着就来了。”

“那么你是到南京路来玩的？”

“我在黄浦江上看月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不，一个鬼。”

“这样晚？”

“是的，如果用你人的眼光来说。”

“那么你也该乏了，让我叫一辆汽车送你回去好么？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不会叫汽车？还是你走不动，还是你不敢或者不愿陪我走。”

“你是鬼？”我笑：“一个陌生的男人陪你去斜土路你不怕？”

“在僻静的地方是鬼的世界，人应该怕了。”

“我怕什么？”

“你，你……至少要怕迷路。你知道僻静的地方，鬼路复杂，人是要迷住的，你难道没有听说‘鬼打墙’么？但是在热闹的地方，像这南京路，人的路就比鬼复杂，鬼是被迷住了。”

“你是说你是鬼，而被‘人打墙’迷住了。所以不认识

路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点一点头说。

“那么我陪你去，但是如果我迷路了，你也要指点我一个出路才对。”

“那自然。”

她每次回答时，我都回头看着她：她一句有一句的表情，说第一句时眉毛一扬，说第二句时眼梢一振，说第三句时鼻子一张，点点头，说第四句时面上浮着笑涡，白齿发着利光。这四句答语的表情，像是象征什么似的吸引了我，这时就是她在送到时要咬死我，我也没法不愿意了。我说：

“那么好，我陪你走到斜土路。”我说着就拿一支 Era 来抽，忽然想起买 Era 的事情，所以就递给她，问：

“你抽烟吗？”她拿了一支，说：

“谢谢你。”

于是我停下来擦洋火。当我为她点火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银白而洁净的颜色，实在是太没有人气了。

那么难道这是鬼，我想。不，我接着就自己解释了，或者是擦粉太多，或者是大病以后，再或者是天生的特殊的肤色，假如是我爱人的话，我一定会问：“为什么不抹点胭脂？”自然我没有同她这样说，但是她先开口了。

“啊，这是 Era！你哪里买的？”她喷了一口烟说。

“是一个朋友送我的，但是奇怪，你怎么知道这是 Era 呢？”

“你不知道鬼对于烟火有特别敏锐的感觉吗？你们祭鬼神不都用香烛么？”

“你又是鬼！”我笑了，但是我心里也有点怕起来。可是当我向她注视时，她美丽的面容立刻给我无限的勇气，我

又矜持着说：

“但是这不是香烛是纸烟。”

“对的，但在鬼也是一样，不用说是我自己抽了，只要是别人在抽，我知道名称的我都说得出，但这还不算希奇，我还辨得出这纸烟装罐的日期。”她说这句话时，态度没有刚才的严肃，这表示这句话是开玩笑，那么难道以前的话都是真的么？然则她真是鬼了。

我没有说什么，静静地伴着她走。马路上没有一个人，月色非常凄艳，路灯更显得昏黑，一点风也没有，全世界静得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。我不知道是酒醒了还是怎的，我感到寂寞，我感到怕，我希望附近火起，有救火车敲着可怕的铃铛驶来，那么它会提醒我这还是人世；我甚至希望有枪声在我耳边射来。……

但是宇宙里的声音，竟只有我们可怕的脚步，突然，她打破了这份寂静，说：

“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过路吧。”

我清醒过来看她，她竟丝毫没有半点可怕的表情，同样的镇静与美。到底她是习惯于这样寂寞的境界呢？还是体验不到这寂寞的境界呢？

“你怕了，你有点怕了，是不是？”她讥讽似的说。

“我怕？我怕什么？难道怕一个美丽的女子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 not 回答我，我问你，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过路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以前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而且将来永远不会有。”

说出了我有点后悔，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局促了，似乎我是怕她提起鬼似的。她好像有意捉弄我的说：

“但是你现在正伴着鬼在走。”

“我不会相信有这样美的鬼。”

“你以为鬼比人要不美许多么？”

“这是自然的，人死了才成鬼！”

“你是将人的死尸作为鬼了！”她说：“你以为死尸的丑态就是鬼的形状么？”她笑了。这是第一次发声的笑，这笑声似乎极富有展延声似的，从笑完起，这声音悠悠悠悠的高起来，似乎从人世升上天去，后来好像已经登上了云端，但隐约地还可以让我听到。

我望望天空。天空上有姣好的月，稀疏的星点，还有是幽幽西流的天河。

“人间腐丑的死尸，是任何美人的归宿，所以人间根本是没有美的。”

“但是鬼是人变的，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永生的人形，而不会比人美的。”

“你不是鬼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可是你也不是人呢！”

“但是我以前是人，是一个活泼的人！”

“我想你现在也是的。”

她微喟一声，沉默了，我们默然走着。

到一条更加昏黑的街道了，月光更显得明亮，她忽然望望天空，说：

“自然到底是美的。”

“夜尤其是美。”

“那么夜正是属于鬼的。”

“但是你可属于白天。”我说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是夜尽管美，但是你更美。”

“在鬼群里，我是最丑恶的了。”

“假如你真是鬼，我一定会承认鬼美远胜于人，但是你是人。”

“你一定相信我是人么？”

“自然。”

“假如我在更僻静的地方，露一点鬼相给你看。”她还是严肃地说。

“是更美的鬼相么？”

“怕，你见了会怕。”

我的确有点怕，但是我镇静着把她当作女子说：

“我不必露鬼相，讲一个鬼故事，就可以使你怕了。”

“你讲，你讲讲看。”

“你真的不会骇坏么？”我故意更加轻佻地说。

“骇坏？”她第二次发着笑声说：“天下可有鬼听人讲故事而骇坏的么？”

于是我讲了一个故事：

“有一次有一个大胆的人在山谷里迷途了，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在走，他知道三更半夜在深山冷谷中决没有一个单身的女子的，所以他断定她是鬼，于是他就跑上去，说：

“‘我在这里迷路已经有两个钟头了，你可以告诉我一条出路么？’那女子笑笑回答：‘不瞒你说，我只知道回家的一条路。’

“‘那么我就跟你走好了。但是奇怪，怎么三更半夜你一个单身的女子会在这里走路？’

“‘有事情呀。我母亲老病复发了，我去求药的，你看这个深山冷屋中附近又没有亲友，所以不得不跑到七里外的姑母家。’

“‘啊，你手上就是药么？’那个男人这样问她。